

古瑪河春曉

沈 凱



古 玛 河 春 晓

沈 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七 年 · 北 京

古玛河春晓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9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1}{4}$ 插页 2

1977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7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513

定价 1.15 元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反映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剿匪和“屯垦戍边”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朴实的语言，描述了我军某部钢铁团的一个英雄连队——猛虎连，在剿匪和“屯垦戍边”的斗争中，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的革命传统，同阶级敌人、同大自然和各种错误思想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和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它热情地歌颂了人民解放军在艰苦创业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热情地歌颂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曲凯歌。

作品着重塑造了猛虎连指导员杨忠民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同时也塑造了丁涛、路强、李老贵、党虎和哈族、维族贫下中牧的代表人物依沙拜克、艾斯哈里等英雄群像。小说对新疆的风土人情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富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民族生活气息。

装 帧、插 图：王 怀 庆

目 次

第 一 章	诱狼计	1
第 二 章	苦战一碗泉	16
第 三 章	卡克奇烽火	40
第 四 章	情深似海	59
第 五 章	猎熊	76
第 六 章	琴声震绿洲	88
第 七 章	瀚海行	106
第 八 章	连环夹子阵	125
第 九 章	休整	147
第 十 章	万年冰峰从头越	167
第 十 一 章	会师	181
第 十 二 章	雪地扎营	201
第 十 三 章	荒原初战	218
第 十 四 章	当心从左面来的刀子	246
第 十 五 章	古玛河畔春来早	264
第 十 六 章	断粮	283
第 十 七 章	高天滚滚寒流急	297
第 十 八 章	东风化冻	318
第 十 九 章	冰河渔歌	333

第二十章	黄羊事件	347
第二十一章	压力	370
第二十二章	魔鬼城	387
第二十三章	老雕泉	403
第二十四章	红灯闪闪	413
第二十五章	夫妻之间	426
第二十六章	鏖战急	443
第二十七章	刀枪不能入库	460
第二十八章	北戈壁的枪声	477
第二十九章	“五一”之夜	499
第三十章	奥依罕大娘的心愿	517
第三十一章	愉快的星期天	531
第三十二章	桥	545
第三十三章	料敌决胜	562
第三十四章	赛马	578
第三十五章	欢度国庆节	600

第一章 诱 狼 计

一九五〇年夏末秋初。

位于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千里大戈壁，炎热异常，沉寂异常。在起伏光秃的山腰上，凝聚着一种半透明的热雾。它黄不黄，红不红，灰不灰；既不象云，又不象尘土。当地哈萨克族人说：“黄云朵朵，热死骆驼。”而唐代的边塞诗人却描写为：“火云满山凝未开，鸟飞千里不敢来。”

借春天化雪的一点水分生长起来的蓬蒿、绣球草和灰灰菜，早被酷暑吸干了水分，呈现出红褐色的死象；就是生命力很强的骆驼刺、梭梭柴和沙枣树，也都耐不住烈日的蒸晒，变得叶焦皮枯，毫无生气；红柳虽然不甘屈服，顽强地吐出了绿叶，开出了红花，但是叶面上同样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显得蔫头耷脑，缺乏活力。

戈壁滩上没有人迹，没有兽迹、鸟迹，也没有一丝风，真是死一般的沉寂！

一条古商道纵贯大戈壁，迤逦向北伸去。这条大道，是从汉、唐以来，被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各族人民和中、外商队用了几千年的时间踏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通向中亚细亚和欧洲的重要通道，也是天山北麓的主要交通线。

过去，在这条古商道上，终年驼铃丁冬、商队不断；近来却

路断人绝，连干马粪也看不见一块。原因是美国驻国民党迪化市^①的领事马克南，和英国特务麦斯伍德等帝国主义分子，乘新疆刚刚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尚在进军途中的时机，煽动国民党阿尔泰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乌斯满、国民党哈密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尧乐博斯同时掀起了武装叛乱；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顽固派，也乘机火烧哈密城，洗劫奇台县。一时烽烟滚滚，群魔乱舞，使刚要见到阳光的新疆各族人民，又遭受到深重的灾难。

就在这炎热而沉寂的戈壁滩上，象火焰般飘动着一面红旗。在洁白的旗裤边，醒目地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钢铁团猛虎连”。在红旗的指引下，一队剽悍的骑兵在快速行进。

这招展的红旗和剽悍的骑兵队伍，打破了古商道的沉寂，给荒凉的戈壁滩平添了生气。似乎风来了，知了也激动地拖长了声音叫起来，云雀从马蹄边惊起，高叫着，轻捷地蹿入碧空。

在红旗下并马走着身材挺拔的连指导员杨忠民和连长路强。杨忠民是在洪泽湖边长大的、小船工出身的老战士。他目光锐利，英气勃勃。路强是山西太行山区的参军农民，长得憨厚敦实。虽然，最近在战斗中负伤的左臂用三角巾吊在胸前，但是，他坐在马上的雄姿，仍象半截铁塔似的威风。

最近，我剿匪指挥部根据准确的情报，得知乌斯满匪帮的一个重要匪首贾格尔汗带领匪徒一千多人，从北疆的山区牧场抢掠了大量牲畜，裹胁了大批牧民，要窜犯“沙井子”。指挥

^① 一九五五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改为乌鲁木齐市。

部命令钢铁团和新疆各民族组成的第五军骑兵团，火速会师沙井子，歼灭贾格尔汗股匪。作为钢铁团前卫部队的猛虎连，怀着彻底解放新疆、为新疆各族人民除害的坚强决心，疾步前进，随时准备纵马冲杀。

当滚圆的落日嵌在地平线上的时候，部队进到了沙井子外围的小山上。路强约住战马和指导员杨忠民交换了一下意见，小声传令：“停止前进，原地检查武器和马匹、着装，准备战斗！”然后，他和杨忠民上到山顶，隐蔽在一丛红柳茆子里用望远镜向沙井子观察。沙井子，是因为从沙砾中涌出了很大一股泉水而得名。这里聚居着四十多户各族居民，所以又名“四十户”。这在新疆来说，也算个不小的集镇了。但是，今天的沙井子却被不祥的沉寂笼罩着。镇里镇外静悄悄，空荡荡，看不到人走动，看不到牲畜吃草，连鸡狗的影子也看不到；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倒塌的房屋和仍在冒烟的火场。

路强心情沉重地碰了杨忠民一下：“糟糕！土匪抢到我们前面了。”

杨忠民“嗯”了一声，心情沉重地放下望远镜，站起身说：“是呀！这种仗，打得实在憋气！”停顿了一下，他又说：“进村看看！”

“好！”路强对紧随在身后的小通讯员说：“小虎子，你去向团长和政委报告！”遂又转脸对正向山上走来的二排长洪铁说：“二排长，命令部队进村，救助受害老乡！”

“是！”洪铁和小虎子应声而去。

战士们在炎热的戈壁滩上快速行进了一天，忍渴挨饿，只望能够很快痛歼土匪，不想又扑了个空，感到十分恼火。及至

走进小镇一看，战士们更加毛发倒竖，怒火中烧。只见烧过的房屋废墟里，还冒着烟，大榆树的横枝上吊着两个壮年农民，榆树下横躺着几具被残杀的尸体。这些尸体有的被砍下头，有的被齐腰斜劈成两段，有的整个头被狼牙棒砸成了模糊的一团。在街道两边，垂死的牛羊还发出悲哀的惨叫。一个蒙古族老人，把一匹受伤倒地的母马流出来的肠子塞进马肚子里。一个哈萨克族妇女头上流着血，抱着一个光身子小男孩，在烧毁的毡房子边，给一个重伤的维吾尔族老太太包扎伤口。老太太痛苦地呻吟着。

部队行进的马蹄声惊动了他们。他们以为土匪又来了，惊慌地要跑。战士们亲切地喊道：“乡亲们，不要跑！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看到战士们头上五星“八一”帽徽和亲切的目光时，他们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这正是他们早就听说从延安来的“红星兵”，是他们日夜盼望的亲人解放军啊！抱孩子的哈萨克族妇女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那个蒙古族老人泪珠滚下了脸颊，冲开了层层皱纹，他用汉语说：“亲人啊！你们可来了呀！”

杨忠民激动地跳下马，抓住那个蒙古族老人的手：“大叔，乡亲们受苦了！”

路强仇恨地攥着拳头，吼道：“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战士们也都攥拳吼道：“为各族人民报仇！报仇！报仇！”

“报仇！报仇！”的声音越喊越响，震得山河呼应，大地回响。

杨忠民和路强见自己周围聚满了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回族、锡伯族战士，才发现大部队已经进村了。

钢铁团团团长石文俊，政委丁涛骑在马上。和他们并马走着的那位魁梧的中年哈萨克族首长是第五军骑兵团哈团长。杨忠民和路强跑步上前敬礼，简单地报告了情况。

丁涛跳下马，紧握着蒙族老人的手，难过地说：“我们来晚了，让乡亲们受苦了！”

石文俊和哈团长也下了马，站在丁涛两边，看到眼前的惨状，用汉语和哈语发誓般地说：“大叔，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给乡亲们报仇！”

蒙古族老人告诉丁涛他们，昨天半夜，匪首贾格尔汗带着一千多人，袭击了这个集镇。镇上的年轻人都逃到戈壁荒野深处去了；没来得及逃走的被土匪抓走了；敢反抗的就被土匪杀害了。牛羊马匹都被土匪抢走了。

那个维吾尔族老太太哭着说：“亲人哪！把我儿子救回来吧！我只有这一个孩子呀！该死的土匪把他抓走了，还戳了我一刀。”

蒙族老人指着哈族妇女怀中抱的小孩说：“他的爸爸、妈妈是汉族，都被土匪杀死了。这个孩子还是她拚着命抢救来的。”他又指着那个舍命救人的哈族妇女说：“她的丈夫叫土匪抓走了，毡房子也叫土匪给烧掉了。”

战士们被各族人民这种患难相助的骨肉情谊深深地感动了，更增加了对土匪的仇恨。

丁涛和石团长、哈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大部队在镇外露营，各团派出一个连，配合政治干部、医护人员留在镇里，帮助受害的各族人民安顿下来。

猛虎连承担了安顿受害群众的任务。杨忠民和路强立即

带领全连战士分散开来，配合医护人员给受伤的老乡包扎伤口，帮助老乡安葬死难的亲人、清理火场、修缮房屋，并把团部拨来的部分口粮，分送给当下就揭不开锅的老乡。杨忠民又请蒙古族老人去叫回逃到戈壁滩上的人。

被土匪劫后的“四十户”复活了。逃出去的人都陆续回来了。丁涛等领导干部和杨忠民、路强他们一起，挨户到各族人民家里进行慰问，告诉大家：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时刻关心新疆各族人民的苦难；毛主席命令驻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万恶的土匪。他们还告诉大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亲骨肉；被土匪抓走的各族人民，我们一定要救回来；被土匪抢走的牛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夺回来！”他们又帮助大家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生产自救，战胜困难，重整家园。

夜深了。戈壁上的风吹来，有些凉意。被劫后的四十户人民，在解放军的保护下安静地入睡了。杨忠民和路强查完了哨，站在小山岗上向村西头凝望着。他们看到村西头水池边上的军用帐篷里射出明亮的灯光，知道钢铁团和骑兵团的首长们正在举行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路强看着灯光充满了希望地说：“这回首长们准会拿出一个新方案来，改变这种跟着土匪大游行的打法了！”

杨忠民早就在想这个问题了。半年来，土匪仗着地形熟，溜来窜去地和我军兜圈子。他们走到哪里抢劫到哪里，抢来的牛羊、财物也就带到哪里。他们随时都可以补充供给，替换马匹；而我们的剿匪部队，却需要带着给养，组织强大的后勤

供应，追着敌人大游行，十分被动。不！我们应该把形势扭转过来，变被动为主动。想到这里，杨忠民激动地一拉路强的衣袖，谁知碰着了路强受伤的左手。

“唉哟！”路强痛得向后一闪。

杨忠民忙缩回手。他看着路强吊在脖颈上的三角巾，想到半个月前，兄弟部队的一支运粮队在穿过野马头峡谷时，突然遭到土匪的袭击。猛虎连闻讯，奔驰四十里，赶到野马头峡谷，总算冲开了重围，救出了运粮队。但是，就在这次战斗中，路强的左手腕受了伤。看到战友的伤，想到土匪专门袭击我小股运输部队的特点，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杨忠民脑子里诞生了。他小心地碰了一下路强：“老路，你说打狼应该怎么打？”

路强干脆利落地回答道：“穷追猛打！”

“这是一种常用的打法。”杨忠民说，“还有一种变被动为主动的打法——诱狼上钩！”

“诱狼上钩？”路强一向很佩服杨忠民的善于动脑子，并处处向他学习。听了杨忠民的话，路强转动着眼珠子说：“你是说让土匪来找我们打？”

“对！”杨忠民肯定地点头。

“好！”路强激动地一拳砸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后推着杨忠民就走：“走！向团长和政委献计去！”

帐篷里的军事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丁涛、石文俊和第五军骑兵团的哈团长以及参谋人员都为扭转剿匪的被动局面而热烈地讨论着。有人建议请剿匪总指挥部多派部队，拉大网围歼；有人主张分兵守住各山口要道，切断股匪之间的联系，分片歼灭。石文俊团长有些焦躁地挥着手说：“急惊风等

不得慢郎中^①。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需要我们尽快地消灭新疆境内的土匪；被土匪糟害的各族人民也急盼我们赶快为他们报仇除害，我们要组织三、五百人一支的精干战斗队，每人配备两匹战马，扭住敌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

哈团长是天山深处一个哈萨克老猎人的儿子，从小和各种野兽搏斗，懂得各种野兽的习性，又经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对付乌斯满这些土匪是很有办法的。他佩服石文俊团长指挥果断，行动迅速，但是也看出石文俊团长还不习惯和土匪作战。他说，打狼不能用打虎的办法，狼比老虎狡猾得多，最好是用引狼出洞或诱狼下阱的办法。至于怎样引、如何诱他还沒想好。大家围绕着石团长和哈团长提出的两种打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政委丁涛是个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认真地听取了每一个人的发言，细心地思考着，不时地扫一眼铺在弹药箱上的军用地图，一种新的作战方案，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了：组成几个精干的战斗大队，分兵把口，以逸待劳，守住重要的关隘要道；再派出一个坚强的小分队，引诱敌人上钩，然后，几个战斗大队闻风奔袭，一鼓聚歼。这一方案既吸收了石文俊和哈团长方案中的优点，也吸收了其他同志意见中的长处。所以，当丁涛把这个方案提出以后，大家都表示赞成。

“派哪个连队充当狼诱子呢？”哈团长思考着问。是呀，团首长和各营的指挥员都在认真衡量每一个连队。他们都知道，充当狼诱子的连队必须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要能攻善

^① 内地很多地方把医生叫郎中。

守；它的指挥员必须有勇有谋，沉着冷静。钢铁团和五军骑兵团都有几个英雄连队，也有不少机智勇敢的营、连指挥员，但是，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必须在骏马群中挑骏马，英雄里面选英雄。

大家正在考虑派哪个连当狼诱子，突然传来了一声响亮的“报告”声。大家扭头一看，原来是猛虎连连长路强和指导员杨忠民精神抖擞地站在面前。

丁涛喜爱地看着这两个威武的年轻指挥员说：“啊，你们怎么还没休息？”

路强激动地说：“我们指导员想了个对付土匪的好办法。”

“啊？什么好办法？”丁涛指着行军床说：“来，来，坐下说。”

大家也都催着路强和杨忠民说，想看看他们有什么妙计。

杨忠民谦逊地说：“我们看到各族人民遭受土匪的残害心里难受，想到土匪溜来窜去打不上感到憋气。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变被动为主动，我们建议采用诱狼计……”

一听诱狼计，石文俊和哈团长齐声大笑起来：“啊！诱狼计！哈哈！……”

路强不理解地看着首长们：“怎么，不行吗？”

“不！”石文俊收住笑声说，“你们和哈团长、丁政委想到一个点子上啦！”

“啊！”路强和杨忠民也高兴地笑了。

丁涛看到路强和杨忠民，听到他们的建议以后，心里就确定了充当狼诱子的人选。但是，请将不如激将，他没有径直说出自己的意见，却故意作难地说：“计倒是好计，就是狼诱子难

找呀！”

石文俊明白丁涛的用意，也故意地说：“是呀！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

路强听了，双目瞪得滚圆，胸脯挺得高高地说：“我们不怕苦！”

杨忠民也要求道：“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连吧！”

“给你们？”团长石文俊故意地打量着他们说，“你们猛虎连是打过不少硬仗，可是，能不能当狼诱子，还得考虑考虑！”

这几句话说得路强、杨忠民面红耳赤，热血上涌。路强的性子急，猛地站起来，冲口说道：“团长，你骂我一顿可以，可不能这样看不起我们猛虎连！”

杨忠民也从行军床上站起来，但没说什么。

丁涛笑着走到他俩跟前，一手一个按着他们坐下说：“不是看不起猛虎连，确实狼诱子不好当！”他掰着手指头说：“第一，不能人太多，多了，土匪不敢下手；第二，不能离大部队太近，近了，土匪也不敢下手；第三，还要装得象，不象，诱不住敌人……”

路强碰了下杨忠民，两人又忽地站起身说：“我们保证做到这三条！”

石文俊征询地和丁涛说：“政委，那就把这个诱敌的任务交给你们猛虎连吧！”

“好吧！”丁涛点点头说，“责任重大，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石文俊补充道：“为了便于你们及时和团部联系，给你们配备一部报话机！”

“是！”路强、杨忠民立正应道。

哈团长也叮嘱道：“你们要诱住土匪，可又不能被土匪吃掉！”

“是！”杨忠民响亮地回答道，“我们要象一把带倒勾的钓钩，卡住敌人的脖子，让他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路强滑稽地比着手式补充道：“直到他伸腿瞪眼彻底完蛋！”逗得开会的首长们都笑了。

丁涛亲切地看着他俩叮嘱道：“你们是单独执行任务，脑子里时刻不能忘记党的政策！根据上级的指示，剿匪，首先打的是政治仗。在新疆剿匪更是如此。我们要用政策感召受土匪欺骗和裹胁的群众，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就是匪首，只要他缴械投降，也要给以宽大处理！”

最后，哈团长建议：为了便于猛虎连单独执行任务，更好地在兄弟民族中开展工作，从他们骑兵团调几个懂汉话的哈族战士到猛虎连来。

丁涛和石文俊紧握着哈团长的手说：“这太好了！”

路强和杨忠民一听，也高兴地给哈团长敬了一个礼：“谢谢首长！”

第二天，他们请蒙族老人、哈族妇女和受难的各族人民跟钢铁团和骑兵团全体战士一起，在土匪杀害各族人民的大榆树下开了个大会，愤怒地控诉土匪的滔天罪行，更炽烈地燃起了全体战士仇恨的怒火。战士们向各族人民宣誓：“不彻底消灭土匪，决不下战场！”

猛虎连从骑兵团接来了卡曼别克等四个哈萨克族战友。政委丁涛和团长石文俊又亲自来给全连作了动员，战士们憋足了劲，赶着三十峯骆驼、七十多匹马，驮着救济穷苦农牧民